

当年的学工、学农和学军

我的高中阶段，学校落实“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教育方针，要求学生们要学工、学农和学军，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经历。

我们学校是一家大工厂的职工子弟学校，学工的地点就是厂里的 6 个大车间。当时，我们学工就是跟着车间里的师傅一起干活，我在铆锻车间和铸造车间待过。在铆锻车间的师傅是我同学的父亲，个不高，偏瘦，话不多。有几天，我拎着个大铁锤跟着他给做好的井下用的大铁罐找平。他用小铁锤轻轻地敲点哪里，我就抡起大铁锤猛砸哪里。在铸造车间干的

是电炉工。把废铁、铁锭等扔进电炉里，等它们熔化成铁水后浇铸成各种零件。带班的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，当时还没结婚，看过不少书，能说会道。闲下来时，他就跟我们谈古论今，侃国内外大事。我和他挺说得来，下班之后还去宿舍找过他几次。我们学工的次数最多，一次一星期，期间每天有 8 毛钱的学工费。

学农是在高三年级的下半学期，时间为 10 天，地点是附近一个村庄，吃住在那里。去的时候，我主动去厂里借来排子车给同学们拉行李，下午又把排子车送回来。学农就是在田

地里干农活，我还记得在地里翻地的情景。因为我们在村里学农，我们厂还专门给他们村放了一场电影。中间过“五一”劳动节时，休息半天。那天吃过午饭后，同学们都回家了，洗澡换衣服，我一个人主动留下来，照看同学们的物品。傍晚的时候很无聊，我从屋里走到屋外，从门前走到田野。

学军主要是在体育课上。除了练习稍息、立正、齐走步、正步走之外，每人还发给一把木制的步枪学习拼刺刀。后来还学习卧地瞄准射击，闭左眼，睁右眼瞄准，开始用木枪，后来用真枪练习。老师说，再上体育

课时去山边实弹射击，每人一发子弹。

下一节体育课是第二天的下午，我请假没到学校。因为练习瞄准的时候，我做不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要么两只眼全闭上，要么两只眼全睁开。在家对着镜子反复练习，嘴巴咧到耳朵根也达不到要求。所以，那天下午我没去打枪。这个原因我谁也没告诉过。

光阴似箭。当年的这些事距今快 50 年了。这些经历，使我们的学生时代有了充实的内容，现在回忆起来，仍然历历在目，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刘峰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我的启蒙老师

我童年时因患麻疹留下了后遗症——腿痛，所以未能按时上小学，由母亲在家教我学文化。学习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时，母亲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给我出题，让我在石板上用石笔演算，然后给我判作业。她还教我背乘法口诀“小九九”和珠算除法“九归歌”。我背得滚瓜烂熟，让我享用终生。母亲还教会我汉语拼音，写大小楷毛笔字。

1949 年，我 17 岁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如愿上小学了。入学时经老师出题考试认可后，直接上小学五年级插班学习。小学毕业时，我顺利地考上师范学校，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。我一直在高校图书馆工作，最后由河北中医学院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退休。

我今年已 91 岁，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，这都是母亲给予我的。我衷心地感谢母亲对我的培养。

薛聪慧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

买书记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特别爱看书，父母自然很高兴，节衣缩食供我上学，但却很难再挤出一点儿钱让我买课外书。

记得小学四年级时的暑假，菜地里的西红柿、豆角、茄子等长得特别好，家里吃不完，父亲就每天起大早骑自行车带两大竹篮的菜到镇上去卖。我听别人说镇上新开了一家书店，就想去看看。父亲让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，尽管钢管硌得我屁股疼，但一想到有书看了，就咬牙忍着。

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很长时间，才到了镇

上。卖完菜，我们找到那家书店，一进门我就被里面花花绿绿的连环画吸引了，拿起这本翻翻，拿起那本看看，心想要是能都买下来就好了。父亲看我爱不释手，就从贴身口袋里摸出手绢，一层层打开，找出两毛钱递给我说：“你喜欢什么书，就买吧，不够我再给。”从父亲的眼神里，我既看到了他的不舍，又看到了他对我的希望。我接过钱，神情庄重地买了一本《闪闪的红星》。中午，我们连饭也舍不得吃，顶着烈日往家赶。到家时我又累又饿，都快晕倒了，但看着手里的书，我和父亲

都很高兴。

那年暑假，我经常跟着父亲到镇上，父亲卖菜，我到书店看书，次数多了，我不好意思再去，就硬着头皮让父亲给我买了几次。因为有书读，那个暑假，成了我印象最深、最快乐的暑假。

后来，我到镇上上初中，学校离县城不太远。有一次，我去县城，无意中看到了县城的新华书店，比镇上的书店大十倍。我好奇地走进去，那里真是书的海洋，我这本也想看，那本也想买，可是，摸着兜里少得可怜的生活费，只能咬咬牙，从生活费里拿出一点儿钱，买了一本

相对便宜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就这样还好几天都没吃饱饭。

没办法，要想看到更多的书，我只有节衣缩食了。冬天，我省下父母给我买手套的钱，衣服也买最便宜的，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，吃饭也是吃最便宜的。我想尽一切办法，陆陆续续用省下来的钱买了“四大名著”“三言两拍”和《四世同堂》《子夜》等书，也是在那时，我爱上了写作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有了工资，买书就再也不用忍饥挨冻了，但是，上学时虽苦犹乐的买书经历，让我怀念到如今。寇俊杰/文



■图说往事■



40 年前的“全家福”

1983 年，我在山西省平定县武装部工作，妻子在粮食局工作，儿子在工厂上班，大女儿在北京军区军医学校学习。春节前军医学校放假，让学员们回家过年，全家得以团聚。老母亲提议照张“全家福”。但是，春节照相馆不营业，我只好请人帮忙照了这张照片。

前排是 70 岁的母亲和小女儿，后排左边是儿子，右边穿军装的是大女儿，中间是我和妻子。

守志/文并供图

夜读烧着蚊帐

1986 年夏天，我正在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紧张地复习，准备迎接人生的重要时刻——高考。农村孩子没有城里孩子优越的学习条件，唯有分秒必争，拼命与时间赛跑，才能与梦想更进一步。

当年，学校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，我们 200 多名高三男生挤在一个由旧仓库改建的宿舍里，蚊虫飞舞，酷热难当。由于用电非常紧张，所以每天晚上 11 点钟，宿舍里准时熄灯。但大多数同学并没有马上休息。我们躲在蚊帐里，点上蜡烛，继续秉烛夜读。每个人的蚊帐上都贴着大大小小的纸条，纸条上写满各种重要的公式、定律或英语单词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：1986 年 6 月 20 日，距离高考还有 18 天。我躺在蚊

帐里看书，也许是太困睡着了，燃着的蜡烛倒在床上，点燃了蚊帐……幸亏被其他同学及时发现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闻讯赶来的父亲抱着惊魂未定的我，安慰道：“没关系，越烧越发，你一定会考上理想的大学。”

那年，我以 562 分的高分考取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

明伟方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